

我们在 人山人海 边走边爱

李楚冰
—主编—

怀念，不曾停止。
爱，依然续存。

《花溪》永远的记忆。

花溪

十年典藏
新人卷



中国华侨出版社

花
溪

十年典藏
新人卷

我们在 人山人海 边走边爱

李楚冰 主編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在人山人海边走边爱 / 李楚冰主编.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13-3705-4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33111号

我们在人山人海边走边爱

主 编/李楚冰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叶 辞

选题策划/张 云 李楚冰

封面设计/马顾本

版式设计/赖水珍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1280mm 1/32 印张/9 字数/220千字

印 刷/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3705-4

定 价/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 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文/袁政谦

暖风让人沉醉。

我们站在2013年盛夏的花海中，回望一些难忘的过往。

13年前，《花溪》如初长成的邻家少女，婷婷地展现出婀娜的身姿，眼波流转，心意缠绵，用春风化雨，用笔墨为种子，开垦出一片美丽时尚的文学花园。

文艺，文学，时尚，是《花溪》的个性标签。新潮的少男少女们，把《花溪》列入比时装更能彰显品位的榜单。手捧《花溪》，无需言语，已然告诉众人，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的标签。同爱可以靠近，生人请勿打扰。

爱，懂爱，会爱，是《花溪》的灵魂所在。爱情中的你我他，以为誓言就是永远，爱就是一世，可是，爱情的风暴，来时美得波光荡漾，去时却是海崩天裂。爱情的智慧，自我的认知，缘起与缘灭，片刻与永恒。如爱的指导书，无论爱如潮水还是恨如狂澜，都在关注你，抚慰你。

喷薄日出，午后微风，夜晚静谧，书页轻轻翻过，阅读之间或带来美感与内心的融合，或静如深海、恬如乡村。小说中的是她非她，是我非我，却为何，总有对号入座般深刻的同感共鸣与震撼。

彩蝶恋花，凤栖梧桐。美好总因美好而相聚，而回旋，而升华。很快，这片缤纷的文学花园，吸引了众多的彩凤。

“花溪体”风靡一时，《花溪》成为文学创作者倾慕的殿

堂，作品能在《花溪》刊载，即是内心之爱深植所爱热土。

辛勤耕耘，盛景如斯。

那些年，那些字句，成为不可复刻的经典。

那些荣耀，那些回忆，在泪水中一一闪光。

时光之河，浩渺无垠，相遇、相知、相爱、相离，生命的轨迹总是如此。

幸好，我们一起走过。

之于永恒，我们所能做的，是悄悄铭记。

怀念，不曾停止。

爱，依然续存。

《花溪》2000—2010年十年经典，值得收藏。

此后，春花水暖，夏月别枝，秋水长天，冬雪繁星，我们深深爱，好好走。

感谢热爱《花溪》的每一位读者，是你们把“有爱情的地方就有花溪”的承诺传播到了四方。感谢《花溪》的每一位作者，是你们把种子开成了花朵。感谢《花溪》的历任编辑，是你们的爱成就了《花溪》之爱。

风熏然，水长流。

有爱情的地方就有花溪。



花溪十年典藏·新人卷

目录

西安——戈麦的夏天

文 / 刘贞 图 / 谢馥年 1

红药

文、图 / 张秋寒 29

长痛长爱

文 / 于筱筑 图 / CAI插画工作室 41

往世书

文 / 影洛 图 / 郑宇翔 51

寻找葵花田

文 / 梁京 图 / 王巍（火狐工作室） 69

我们在人山人海边走边爱

文 / 紫堇轩 图 / fizz水水 90

小满

文 / 徐逢 图 / 林一山 103

泡沫之夏

文 / 一单 图 / 上清 117



我们在人山人海边走边爱

Contents

陈家的琉璃瓦

文 / 蔡畅 图 / 陈莉 131

水晶鞋不给你

文 / 林大雪 图 / 李岳红 139

是你不是你

文 / 吕亦涵 图 / 乞琪 157

麝月

文 / 钱其强 图 / 梁毅 173

缓慢

文 / 沈熹微 图 / 墨言 192

会厌

文 / 丹鸿 图 / 乞琪 205

与爱长流

文 / 淡蓝蓝蓝 图 / 小哑 221

爱过才知道上海在哪里

文 / 玎玎 图 / 林雪玲 239

桃花煞

文 / 云间 图 / 蝎尾蛇 260

这不是一座青年人理想的城，所以这城市也盛产浪子，他们打包离开，胸怀远方面带笑容，对于留在这里的过去，他们背叛得毫无悔意毫无愧意。他们都是薄情的人，对这里的晨晨昏昏。

西安—— 戈麦的夏天

文/刘贞





割麦子的时月，我第一次见到刘戈麦。

她说叶蓬葳是吗，我是刘戈麦，你不像是那种周末出现在茶馆里积极相亲的男人，是乔涛硬拽你来的吧？

戈麦猜得还真没错。乔涛是我大学师兄，原本就胖，年底在电梯里碰见他，身材又丰硕了一圈。说是他们公司已经搬来这座大厦八楼，正经和我做了邻居。我原以为他如此的长势喜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功劳，经求证才知道是在婚姻里被益日滋养的中产阶级。说是三八节结婚，把自己当作大礼送给了陈瑞女士。然后他问我，叶蓬葳，你有女朋友吗。我说还没。他立刻做精神焕发状，说晚上去你那儿看球。

一个赛季结束的时候，他又问你有女朋友了吗，我说还没。

这一回他表情严肃，说，你去相亲吧。他说除了去年有一次看碟，听你说喜欢舒淇，就再没听你说过喜欢哪个女的，他说你不知道吧，公司的小姑娘们工余凑在一块七嘴八舌地议论你是不是gay。多可怕。

我笑起来说原来这年头一个人洁身自好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他说，陈瑞的老师有个女儿，挺文静的，还会拉小提琴，没准你会一见倾心。他说你看我不就是在相亲的时候遇上了最爱的姑娘。我是指你老婆吗，他点点头说当然。我很想问他还记得喻梅吗，我很怕他像广告里的葛优一样回答我说喻梅是谁呀。

就这样我怀着聆赏小提琴的期待由他牵着来到了茶馆，见到了一只小号。她是欢快而清脆的，说话快而简洁，割麦子的节奏。她说我本来不想来的，这是我这个月第三次相亲了，之前的男人都奇形怪状的。我

明天还得加班呢，哪有工夫再陪着自己失望。

我很好奇问那你为什么要来。她顿了顿说听说你长得不错，所以想来看一眼。说完认真打量我，眉头微蹙意思有点儿失望。你知道吗，她说，你比我想象的瘦，男人太瘦了，不好暖。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很有经验，不过她表情笃定，语气也很有权威的样子，我就很有点儿惭愧的情绪。她很大度地说那倒不用道歉，除了有点儿瘦，其他都很好，其实你长得很不错暖。过了半晌，她说不过你也太白了点儿，将来咱们走在一起会衬得我又粗又蠢。我想她想得也未免太远了，不过还是敷衍说你很漂亮啊。她说是吗，其实我的鼻梁有点儿歪，你没发现吗。

戈麦不算秀丽，五官太突出的缘故，一张脸上满是重点，第一眼会给人很大的压力。眉毛那么浓，那么浓的眉毛下面是亮得惊人的眼睛，而且鼻梁真的有点儿歪，是一张喧闹的脸。但是安静下来，有点儿凛冽的艳光。

忽然察觉这么半天一直是她负责找话题，于是我坐正身子问她在报社工作是不是很累。

她说对呀，是在报社旗下的一本时尚杂志做编辑，为富人服务的穷人，每天流着眼泪编稿子，导入入奢侈。她说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长得很贤淑的女人，很多人见我第一面就下判断说这个女人肯定仇视家务憎恨义务是个天生的女权分子。她说虽然长得不像，但是我会做饭，而且做得很不错。我点点头说是吗，那很好啊。她说我还热爱做家务，尤其喜欢洗衣服，对于不怎么喜欢的工作比如说倒垃圾，也能心情愉快地胜任。我说哦，了不起。

她瞪着我说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疑惑呢，你都相信吗。我说你说得很诚恳啊，我看不出有什么破绽，再说你又不是宣称自己会飞檐走壁移形换影，我觉得一个姑娘会做家务没什么可疑的。

她说可是大家都不信，有个家伙还质问我你知不知道炒菜要放油，而煲汤要加水。一副受够了腌臢气的样子。我说以后再要有人这么说你就问他们，究竟炒一盘青菜要倒几加仑的汽油。

她笑起来，笑声清脆而短促，像小孩子。她说听到我的名字吓了一跳吧，戈麦，杀气腾腾很强横的感觉，我爸说因为是割麦子的季节，所以爷爷起这个名字。她说你呢，为什么叫叶蓬葳。我说我爸说这个城市冬天太萧索，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想起春天的富春江两岸，就起了这个名字。她瞧瞧我说你祖籍哪里，我说浙江，诸暨。她说那就对了，本地人不会在名字上面玩花巧。因为懒呐。她说有个笑话你要不要听，我堂姐说，我们有一房亲戚，老大叫学习，老二叫预习，老三干脆就叫复习。刘学习，刘预习，刘复习，听起来多儿戏。

我说你叫戈麦，那你堂姐叫什么，难道叫撒谷。她说没错，是叫飒谷，萧飒的飒，刘飒谷。也是铁骨铮铮的名字。她说我爷爷是陕北人，当时是八路。



刚进茶馆不久，就听见了打雷声，可是天酝酿了很久没有落雨的意思。从玻璃窗望出去，辨不清天色，我想如果出去，迎头遇上雨怎么办，还是等乌云彻底退了比较好。又聊了一会儿，我想再坐下去，以第

一次约会来看，时间就长得有点过几分了。她说你频频看表，是有别的事吗，不然半小时前你在卫生间埋了炸弹。这时候外面咔嚓一声，然后是雨泻落的声音。她说走吧，下起来了，就不必再怀着侥幸，横竖变成落汤鸡，几时走都一样。

我想想她说得有道理，也就站起来跟她一道出门。想不到进门时那两片灰扑扑的云，竟然泛滥成了一个大雨天，密密匝匝的雨声砸得人心烦意乱，说你站着别动，我去拦车。她说我们走吧，语气欢快。说着一步迈进雨里。

九点五十，我刚进浴室打开莲蓬头，就听见门铃欢快地叫嚷。乔涛和太太站在门口，两个人都干净爽洁，真是体面生活的楷模。他说你这湿嗒嗒的什么造型啊，刚回来吗，难道坐了一辆敞篷车回来的。

我说下雨了，没有伞，旁边又站着个女孩，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男人，只有向老电影致敬了，我脱下衣服罩在她肩上。

乔氏贤伉俪的表情错愕，乔太太陈瑞表情尤其可爱，说你们都不知道这世上有一种东西叫taxi吗。我说我指着实物问过她，她说我们能不能走一走，这个城市只有下雨天空气才会像海边一样清新。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挽救，我说你穿这种鞋子，泡了水很可惜。可她说没关系，鞋子是我妈选的，不是我爱的那一型。

我说你们坐一下，冰箱有水果，我继续去洗澡，出来再说。乔涛扯住我说你们聊得很投契吗，都说了些什么啊。我说说天气呗。

她说你觉不觉得这城市早晨像黄昏，走在其中，会让人忘了时间的威胁，就像在山中盘桓。所以我喜欢下雨，下过雨这城市会有张不一样的脸。

我说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碑林看画展，有个女生在作文里是这么写的“太阳像半个没腌好的鸭蛋，嵌在灰扑扑的天空里，好似蒙着一层脏脏的玻璃纸，我想昂着头走在北京九月的天空下，看头顶野菊花一样地蓝。”她赞叹说写得真好，后来呢。我说后来她真去了北京，在那儿上大学，在那儿结婚，现在听说怀孕了，应该挺着肚子走在北京五月的天空下吧，头顶也许是复写纸一样地蓝。因为尾气太多了，大概野菊花也被熏死了吧。

她说是你初恋的女孩吗，我摇摇头。她的眼睛晶亮的，唰地射向我，意思是不信。我说未遂吧，遇到时眉毛眼睛打过几次架，不算是初恋。她说那你初恋是几岁。我想想说一岁，那时候我打着饱嗝，心满意足地抱着奶瓶决定爱上这个世界。她说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那个首都天空的爱慕者。我说忘了。她说这你倒忘了。我笑笑没说话，健忘有时是出于自卫的本能，掂着太多的过去是不能前进的。

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挺合适做间谍的，样子不错有亲和力，但是不过分醒目，话说得不少有问必答不过可用信息是零。她说你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吗，说完报出一串数字，然后歪着头看我说你会打电话给我吧。她说就到这里吧，剩下的路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去。我跟着她上车，代司机问她怎么走，她伸手指指来的方向，说科技路，珍爱茶室。我愣了一下，那不就是刚刚见面的那间茶馆。她说没错，我就住那边，咱们见面的茶室对面那幢楼。

我说老乔你说说看，这不是瞎折腾吗。乔涛说现在的女孩子都很有个性的。他站在洗脸池旁边说你觉得怎么样，给句话啊。我把卫生间的门闩上，说先让我洗澡好不好。他在外面有节奏地擂门：你给个说法

嘛，陈瑞还得给人家妈一个交待呢。

我钻进水龙底下，想吃不消，这个女人未免太生动了，我关了水龙，冲着外面说乔涛，她真的会拉小提琴吗？乔涛声音愣愣的，说那不然就是唢呐，照你说的，她的气质呢，是有点儿偏近民乐。



周三快下班的时候，小关从外面进来，笑得很古怪地说叶，有人找。我抬头看时，会拉小提琴的时尚编辑刘戈麦披着一件斗篷式的裙子朝我走过来，我起身迎她，脸上仓促间堆出个欢迎的表情。她大大方方地坐下来，说我来是想问问你，预备几时给我打电话呢。

我吓了一跳，有点儿心虚，像偷懒被老板逮住了一样，我说是这样的，我前天陪客户，昨天开了半天会，她截断我说那你今天会打吗。我说上班时间不好意思打私人电话，她说即使我不来，你也预备打电话约我，对吧。我说大概吧，我在考虑。我斜眼看她，眼睛圆圆的，亮晶晶满是欢喜。她说你就要下班了吧，我在楼下等你。

我送她出门，估摸她已经进了电梯，坐下来打电话，乔涛的声音四平八稳地传过来，喂，我冲着话筒断喝一声你这肥廝，到底是怎么给人家回话的。他说叶蓬蒿呀，我跟她说你赞美她的个性非常生动，还说你的个性比较被动，有什么不妥啊。我抓起桌上的笔敲敲话筒说我主观上没有赞美的意思，谢谢你又一次成功地强奸民意。

他并不气恼，说你觉得她哪儿不好呢，我说不是哪儿不好，是太闹，前天晚上跟她说的话比我日常一周说得还要多，她问话我不能不应

承，好像捐税一样，捐得太多了，心里会不平衡的嘛。他说你再处处看嘛。

我收拾东西，跟同事们说再见，他们笑眯眯地说好好玩啊，叶蓬葳。

戈麦真的在楼下等我，说陪我去个地方没问题吧。她说咱们坐公车去，去南门。站在南门的城墙根底下，她抬眼望望天，说这个城市有全世界最最地道的黄昏。她说你爬过城墙吗，叶蓬葳。我摇摇头。在这城市里生活了二十五六年，有时候每天会坐着车从它旁边穿过两三次，但是从来也没有买张票上去走一走的冲动。然而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会说，我们那儿的城墙如何的壮观，那么理直气壮的，像在说自己家的客厅如何轩敞如何体面。她说陪我上去走一走吧。我们跟在一对外国人后面上了城楼，听见他们用great之类的词赞美这些厚重的砖块。戈麦走在我右手边，许久不说话。隔了一会儿她忽然说很多人会在城墙上刻字，类似某某到此一游还有某某对某某此生不渝什么的，挺傻的是吧，她说咱们下去吧。

我猜她没有找到她熟悉的那块砖。尽管它身上背着她的名字。

五分钟后，我们站在城市内城的入口，夜幕铺下来，面前的车川流不息，猛地看见这个标举速度和效率的新世界，真是不适应。戈麦在后面撩我，说肚子饿死了，走，我请你吃饭。灯光打在她脸上，这个女人也活过来了，眼睛亮得喜人。

戈麦带我去了一间小餐馆，菜色很普通，味道也马马虎虎，戈麦坚持付钱，老板来找钱的时候她笑着说你们这儿的厨子还真了不起，手艺五六年里，愣是没有一点儿长进。她说走吧，业余苦力，你今天的加班结束

了，耽误你时间了。我说不会，朋友嘛。她挑挑眉毛说我们只见过两面，你当我是朋友啊，真大方。她说可是有的人你陪在他身边四五年，走遍他心里面所有犄角旮旯，他仍然可以老起脸来说其实咱们不是很熟。最初我以为他们小气，可是对着另一个人，他们可以是那么地慷慨。

也许是路灯的缘故，她整张脸静静的，眉毛眼睛不复前一刻的喧闹，嘴角倦倦地弯着，我看着这张脸，觉得上面盘旋着某种我无法命名的东西，像命运。

我忽然对这张脸充满了好奇，是谁让她有了这样的表情，对于那个人，我竟怀着漠漠的类似妒嫉的情绪。



我说现在回去时间上很尴尬，睡觉实在有点儿早，不如去喝一杯吧。她说我还正想喝一杯，带你去个好地方，据说服务生都是俊男。我说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福利。

半小时之后，我们坐在纬十街一间酒吧里，戈麦很有豪气地招呼服务生上酒，然后凑过来说waiter长得普通的标致，酒倒吓煞人的贵。她说这一顿你请，我兜里没那么多钱。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想喝酒。我想了想说我有女同事，她说一个人活到二十几，一年里总有几天想灌点儿酒，好假装自己是别的一个谁。我看看戈麦说你二十五是吧，肚子里也该有点儿可以下酒的事儿了。她说哎，我发现你身边的女孩子都挺有趣的，怎么你还是一个人。我说我也觉得很有趣啊，因为她们都是别人的老婆。

她说你猜我为什么想喝酒。我说因为那个从前陪你坐公共汽车爬城墙吃小馆子的男人，他做了别人的老公对吧。她拍拍手说，对呀，他今天结婚呢。她说前两天他姐姐来我们报社应聘，兴高采烈地说他今天在上海结婚。我们分手很久了，他先爱上了上海，随后遇上了别人。在最近的爱情故事里，最先被辜负的角色都是这座暮色沉沉的城市。戈麦说这里盛产怨妇，比如在城东挖野菜的王宝钏。

我点点头，想起大学毕业时乔涛所写的歌，他很幽怨地质问北京这座城市，他说北京你有什么好，把我的爱人带走了，他接着问，梅，北京有什么好，人那么多你还要往那儿跑。

她说我们毕业不久就分手了，后来我有一天忽然地就很想看看我们之间的第三者，这座叫上海的城市，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就辞职去了上海。每天在街上转悠。那时候我就想，我终于来到了他爱的城市，为了亲炙这座城他离开了我，我在那儿先待了两周多，没有培养起仇视的情绪，我觉得它很美，同时这种美与我无关。

我说那是你的初恋吗，她端起啤酒杯咕嘟咕嘟灌下去，说我的初恋是集体行为，和全班女生一道暗恋学校里最帅的体育老师，那一年十三岁。不对，她马上更正说不不对。我说怎么啦，那之前还有政治老师吗。

她笑起来说她们是暗恋，我不是，我还到他家里跟他表白来着。结果谢老师说谢谢你，他叫我要耐心一点儿，说十年以后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班的男生会长得跟他一样帅。他给我看他小时候的照片，的确比我同桌还要丑。

我笑来说这么说你同桌很丑，她说对呀，说也奇怪，从小到大漂亮男生总在我们隔壁班。我说那个去了上海的男人是隔壁班的喽。她